

雨打芭蕉，墨润红土

肖时勇



初识简老师，是在一个暮春的午后，空气里浮着草木蒸腾的微腥气，她穿过操场向我走来，腋下夹着半开的画板，步子是那种长年与粉笔、画纸为伴的人特有的轻捷与沉稳。她留长发，素色衬衫袖口微卷，露出瘦而有力的手腕。那是一种奇妙的沉静，并非被动的“不语”，而是将所有嘈杂吸纳、过滤后，再安然释放的从容。

她摊开我的作业——一幅涂抹过度的《向日葵》，没有立刻评判，只用指尖在某一片过于用力的黄色上点了点，说：“这里的颜色，重了。”见我一愣，她继而指向窗外一株被骤雨打过的芭蕉：“你看，那绿，是雨过之后才有的韧劲儿。”

这句话，几乎成了我理解她的钥匙，也是多年后我理解这片土地的钥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将大学四载的青春研磨进石膏的线条与油彩的氤氲里。这学历在她日后的履历上，只是一个安静的注脚，却如一方坚实的基石，让她此后的所有践行，都有了可倚靠的知识谱系与专业底气。学成之后，她没有留恋都市的画廊或更具光环的岗位，而是执意归来，回到这片小小的天地。这个选择，在当年的同学看来或许有些“迂”，但于她，却是逻辑的必然，像溪流终要归入熟悉的河床。

她的课堂，规矩极严，却又生趣盎然。她绝不允许任何一张纸被随意对待，画具的摆放、笔触的顺序，都有章法。她常说：“美术不是‘乱来’的艺术。心里有了方圆，手上的自由才是真自由。”这话，我当时只觉是画理，许多年后，当我在异乡的展厅里，看到某些空有“自由”却失了魂魄的作品时，才骤然明白，她那严苛的“规矩”背后，守护的是一颗对美的敬畏之心。

然而，她的课又是活的。她会带我们跑到渡口，看铜色手臂上肌肉的起伏，那是力与美的线条。她指着远处■山如削的丹霞崖壁，说：“那是大地自己的画，用亿万年的风雨画的。我们学画，先得学会看这些‘真画’。”她将美术课上成了美与真的启蒙课。

她身上，还有一个很重的身份：中共党员。这个身份在她身上，没有丝毫的教条与疏离，反而与她的教师本色、与她作为工会主席的职责，糅

合成一种朴素而温热的力量。作为小学的工会主席，她将对美的细腻感知，转化成了对人的深切体恤。哪位老师家中有难处，她总是最先知晓，也最实在地伸出援手。她办公室的灯常亮至深夜，不是在批改画作，而是在为某位老师的职称材料字斟句酌，或为一次教职工活动精心筹划。她说：“学校是一个家，家里的人心不能凉。人心暖了，粉笔灰里都能开出花来。”她像一位可靠的大家长，用她的方式守护着这方教育园地的温度与秩序。美术老师的感性与工会主席的理性，在她身上达成了奇妙的统一。

最难忘的，是她指导我们布置校园文化墙。她否决了我们所有花哨的提议，只说：“就画我们自己的东西。”于是，校园的白墙上，慢慢长出了属于我们的“乡土”：是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田，是秋日屋檐下挂着的火红辣椒串，是晨曦中挑着担子走过石桥的模糊背影，是夜色里窗棂透出的、陪伴学子读书的暖黄灯光……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只有琐碎而真切的日常。她说：“美不是飘在天上的云，美是脚下的土，是手里的活计，是心里的念想。把这些画出来，让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，无论走多远，回头都能看见自己从哪儿来。”那些画，色彩并不总是明媚的，有时带着湘地特有的潮润与朦胧，却自有一股扎根泥土的茁壮与诚恳。

她叫简佰铎。这个名字，听起来有一种金属般执拗的回响，可她的人，却像极了湘地雨季里那片被打湿的、墨润的芭蕉叶——沉静地承接风雨，又默然地向世界舒展着一片生机盎然、韧性十足的绿意。

高铁飞越黄土高坡

张家兴 张锋杰

黄土高原，莽莽苍苍，地阔天辽，人朴情长。黄土厚重，层叠着千年历史的沧桑；沟壑交错，是时光镌刻在祖国母亲脸上的皱纹。这里是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故土和家园。苍穹之下，白云悠悠，漫过塬上成群的白羊；梯田层层，环绕着山坳间错落的窑洞，如锦缎铺展。一代又一代高原人，以勤为笔，以朴为墨，在这片黄土地上书写着古朴、厚重与善良。

那首《黄土高坡》的旋律，流淌了三十余载，至今仍在我们心底回响。而今，改革开放的东风浩荡，吹遍千沟万壑，唤醒沉睡的黄土塬——这里换了人间，迎来天翻地覆的新篇章。

隆冬时节，朔风漫卷，一列列银白色高铁沐朝霞而起，迎晨光而驰。塬顶的放羊娃，凝望脚下飞驰的巨龙，放下皮鞭，停住了信天游的吟唱，心想：高原的风再好，怎比得上高铁掠过时掀起的疾浪？他萌生了改写歌谣的念头。山坳窑洞里的汉子抬眼仰望，只见高铁如空中巨龙穿塬越壑，从头顶呼啸而过，恍若梦中。黄河岸边的老船夫，守着祖辈摆渡千年的渡口，眼见时代潮涌，知趣地收起羊皮筏子，送进了岁月的博物馆。那桨声帆影，成了黄河畔的时光绝唱。

曾几何时，高速公路蜿蜒纵横，变天堑为坦途，在厚重的黄土层下凿出隧道，留下货物往来

的余温，风光无限。而今，高铁新至，如兄弟并肩：论速度，论载量，高速公路亦自叹弗如，甘愿紧随其后，共赴远方。远在天南海北的游子，望着这飞驰的列车，只觉故土不再遥远，家在心里，家在眼前。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，已非诗句，而是日常。

黄土高原的父母官，更是喜上眉梢：穿云破雾的银燕、四通八达的公路，再添上风驰电掣的高铁，三重通途让血脉更畅通，让高原更紧密地伴随祖国母亲的心跳，更深深地融入全国经济大循环。兰州鲜活的黄河大鲤鱼，朝离陇原，暮入北京菜市；银川草原上鲜嫩肥美的羔羊肉，夕别塞上，夜登广州餐桌。而都市的人才、先进的设备、前沿的信息，亦能朝发夕至，当日便在黄土塬上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

黄土高原的发展，如振翅欲飞的鲲鹏，有飞机、高速、高铁三大引擎齐发，恰似巨轮破浪，势不可当。路阔潮涌，百业兴荣，高原的美好未来，指日可待！

情之所至，心之所向，我们不禁放声唱新曲：
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
高铁旋风从我家刮过！
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，
我更喜欢高铁旋风从我家门口刮过！

药方缘

常加芳

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，有一间中药铺子。老板心地善良，忠厚勤快。他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，叫梅香。父女俩辛勤劳作，把小药铺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在方圆几里小有名气。

镇子里有一个姓张的员外，几个儿女中，次子张才最是聪明。张员外把毕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张才身上。

张才有才又有貌，加上家境殷实，说媒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一天，一个媒人到家，和张员外提到了药铺的梅香姑娘。张员外对梅香姑娘早有耳闻，很是满意。但是把这事和张才一说，立马遭到反对。张才说：“一个小小的药铺，能培养出什么好姑娘！”张员外没有强求，也没有规劝，笑着打发走了媒人。

过了两天，张员外把儿子张才叫到跟前，递给他一张折叠好的药方，告诉他：“这几天为父身体欠佳，大夫给我开了几味药，你到镇上药铺把药买回来吧。”张才是孝子，接过药方就匆匆向药铺走去。到了药铺，发现老板不在，只有梅香和小伙计在店里。张才把药方递给小伙计，小伙计打开看了很久，又无奈地把药方递给了梅香。梅香接过药方看了看，随即在药方上添了几行字，又折叠好递给张才，并说：“公子，这几味药，你们家都有，无须再买。”

张才拿着药方，很是不解，回到家把药方递还给父亲，并把梅香的话说给父亲听。张员外接过药方，打开看了看，微笑着连连点头，又把药方递给张才看。张才认真地打开药方，看了一会儿，又羞愧地合上。原来张员外开的四味药是：“父心宽，家不散，夫祸少，定心丸。”梅香在每味药的前面分别添加了几个字，变成：“子女孝顺父心宽，妯娌和睦家不散，屋有贤妻夫祸少，子孙绕膝定心丸。”

张员外问儿子：“这桩婚事你还满意吗？”张才羞愧地点点头。就这样，一副药方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。

星域

夏天

一颗星星，不经意落进心里
悄无声息
曾以为它和万千星辰一样
无须在意
可是某一天
星星陨落
我才惊觉
原来万千繁星
姿态各异
有些也曾如它
途经生命的长河
并留下了
独属于自己的印记

他们说
“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就是自以为是的爱”
恰恰
它的星核滋生的
就是这种廉价的爱
换不回，一丝回响的动力

终究，星星也会寂灭
燃尽最后一寸内核
蓦然滑落

世人可曾记得
在那个角落
曾有一丝光亮
默默闪烁

美不是飘在天上的云，美是脚下的土，是手里的活计，是心里的念想。

梅香在每味药的前面分别添加了几个字，变成：“子女孝顺父心宽，妯娌和睦家不散，屋有贤妻夫祸少，子孙绕膝定心丸。”

黄土厚重，层叠着千年历史的沧桑；沟壑交错，是时光镌刻在祖国母亲脸上的皱纹。